

挖人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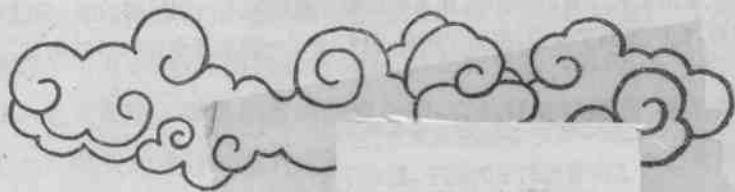
郭 墟 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挖人參

郭 墟著
楊逸麟繪圖



✻ 少年兒童出版社 ✻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特驚險小說。故事里寫東北某農業生產合作社在農閑期間，組織了一個副業生產隊，由有經驗的人領着，到山里去挖人參。生產隊里有一個小孩子叫金鎖，進山以後，他一棵人參也沒找着，心里很着急。一天下午，他為了想自己找到人參，就背着大家，一個人跑出去了。結果，他迷失在大山林里，並且被兩個空降特務捉住了。這兩個特務想從金鎖嘴里了解一些情況，就一直帶着他在山里走。當天夜里，金鎖乘特務熟睡的時候，用罐頭筒割斷了捆着他的手的繩子，跑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金鎖又碰上了這兩個特務，但他們並沒有發現金鎖，反而被金鎖盯上了。

金鎖走失以後，解放軍、民兵和副業生產隊的人一起出動搜山，第二天夜里，他們找到了金鎖，抓到了特務，還打下了一架想來取走特務的飛機。

挖 人 參

郭 墟 著

楊逸麟繪圖·裝幀

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14 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文0058 (高)

開本 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 3 1/14 字數 50000

1956年11月第1版

195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28900 定價(3) 0.22 元



紅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副業生產隊出發了。隊長劉發，一個剛到四十歲的中年人，用右胳膊挎着背袋子，站在村口的大道边上，跟一個禿頭頂的老人說話。隊員們有的背着小鍋，有的背着帳篷布，有的背着木杆子〔注〕，扭頭和送行的親人大聲告別，陸陸續續地從隊長的身邊走過去。在這只有十個人的隊伍後面，走着一個紫臉膛的俊俏的男孩子。這孩子不時地用兩手往上拉那個垂到屁股上的綠帆布的小背包，羞答答地用眼睛瞟着道旁的熟人，現出來一種又像得意又像是遲疑的神情。這孩子走到隊長的身旁，站下了，仰起臉，聚精會神地看着他們的面孔。

“去吧，金鎖，”隊長威嚴地說，“沒有你的事。”

“嗯！”孩子畏縮了一下，答應着，但並沒有走開。他漲紅了臉，鼓足了勇氣說：“我找主任有事！”

禿頭頂老人啊哈一聲，迈動兩條彎曲的腿，走到孩子跟前，為難地

〔注〕“木杆子”是採人參用的一種工具，細長，兩端是尖形的，用它撥開野草和樹茅子，尋找參苗。也有管它叫“撥杖”的。

嘖嘖嘴，說：

“金鎖，你這是誠心上山哪？”

“三大爺！”孩子的羞澀勁頭沒有了，遲疑的神情變成了一種恐懼的樣子。“不是你老批准了嗎？”

“我批了嗎？……”老人拍拍頭頂，好像這回想起來了。但是他接着又說：“山上可有黑瞎子〔注〕啊！……還有老虎、狼、土豹子、豹子、……還有這個……”

“我不怕，又不是我一個人去！”

“哎！你明白這個就行！”老人這回高興了。“到什麼時候也別離開大



〔注〕“黑瞎子”就是黑熊。

伙，听你爸爸的話。金鎖啊，你可得明白，他在家裡是你爸爸，上山是隊長，誰都得听他的！”

“三大爺，我媽從衛生訓練班回來以後，你老告訴她一聲，就說我上山去了，下月初開學以前回來，誤不了。”

“這個差事我干不了，”老人愁眉苦臉地嘮叨着，“你媽還有二十天就回來了，她一看你不在家，還不得把我罵死？！……這個任務我不能接受！……”

“你得和她講道理，告訴她，這是為了公事。……”

“好了，別費話了。”爸爸用手在兒子的肩膀上拍了一下，臉上現出得意的微笑。

“再見，金鎖。咱們爺倆拉拉手吧！”老主任抓住金鎖的手，一下子把他拉到跟前，抱起來就往前跑。金鎖感到很害臊，他以為這是把他當小孩子看待了。他掙扎着要下來，但是老人的兩只胳膊就像鐵鉗子，任憑你蹦啊，挺啊，他還是抱着往前跑。社里的男男女女發出一陣哄笑，有的女人尖聲叫起來：

“老主任真行，比小伙子還棒啊！”

“報名參軍去吧，主任！”

老人喘着粗氣，把金鎖放下來，回頭跟大伙說：

“這小子真重，再過二年就抱不動他了。”說完話，看看正在飛跑着的孩子，微微地點着頭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長大了，十二歲了，再過幾年就能接咱們的班了！”

副業生產隊是一支臨時組成的隊伍。因為這陣子三遍地鏟完了，除

了一部分人收麥子以外，勞動力有多餘。在往年，這一帶上山采山貨的人家很多；自從土地改革之後，農民都有了個安身之處，上山的人就少了。後來又建立了合作社，大家都只顧悶著頭往地上使勁，更沒人張羅〔注一〕往山上去了。今年組織副業生產隊上山挖人參，是一個外號叫“老洞狗子”〔注二〕的社員起的頭。這人已經五十多歲了，名叫董萬山。打二十幾歲從山東老家來到東北，就一直待在山林子里，共產黨來了才出來。這老爺子從開春就跟管委會嘍咕，說上山保險不耽誤生產。管委會開頭下不了決心，怕勞民傷財，違反政策。

“合作社是農業社，大幫小伙地去搞副業，能說得過去嗎？”有的委員心里很猶疑。

老主任也是半信半疑的。他想，雖然合作社是以農為本，可是若不耽誤農業生產又搞了副業，增加了社員的收入，誰還能說什麼。他在會上沒明說這話。後來抽空子上董萬山家去個別談了一回。原來董萬山在山里待了不少年，知道山里有貨。他願意趁着腿腳靈便的時候，早點上山挖下來，不然一口氣上不來，得叫後人罵一輩子。既然有把握，管委會就決定組織一個副業生產隊。

黨支部很重視這件事。一來副業生產隊是個獨立的單位，離社遠，什麼事都得自己作主；二來美國飛機經常往下撒細菌，有一點照顧不到，就會出亂子。於是就建議管委會派一個能力強點的生產隊長上去，再配備幾個骨干。強點的生產隊長到的是不少，但是最出名的，就是第二

〔注一〕 組織和帶頭的意思。

〔注二〕 是指解放前生活在山林里的老人。這些人多是在舊社會受壓迫的人，只好一個人躲在山林子里。

生產隊的劉發。劉發在年輕的時候，常上山去找“外快”〔注一〕，挖人參也算是一個內行。派他上山他並不反對，但是這時候正趕上縣里開衛生訓練班，要把老伴調去學習，自己如果再上山，扔下一個回家過暑假的孩子沒人照顧怎麼辦？兩口子都是四十歲的人了，就留下這麼一個兒子。兒子劉金鎖在鎮上完小里念高小一年級，一年只有假期才回家來。金鎖媽臨走的時候，跟劉發說：

“金鎖好不容易回家住幾天，找工夫磨點面，你們就在家吃吧，反正眼下也不太忙。”

“你就別惦記了。”劉發說，“又不是三歲娃娃，吃飯還用人惦着？”

“我知道你！”金鎖媽一聽這話，反而不放心了。“咱們可得說明白，上山的事你尋思尋思，別耍二虎〔注二〕。兩條腿都快打不過彎來了，還干那玩藝呢？合作社是種地的，又不是副業合作社。……”

“得了！”劉發不願意別人提他過去的事，一提起過去的事，就像往心里塞進一團火，肺都要炸開了似的。他用手撫摸着布滿了紫色疤痕的兩腿，面前閃現出一個蒼白的模糊的面影。十多年沒見這個人了，把他的模樣都忘了。但是，他永遠也忘不掉那一個晚上，一個紙樣白的臉，一會拉長，一會壓扁；黑紫色的嘴唇里噴着唾沫星子；青筋暴起的手里提着一根黑漆的馬棒。“劉發，識時務者為俊杰！好漢不吃眼前虧。你上我的山采參，難道就算白采？我給你們方便，你們也得給我方便！我劉三虎子不是讓人的，沾我的便宜可不行！”就是這一個晚上，他的兩條腿被打爛了。養了三個 month 之後，當他抱着拐下地的时候，他發現兩條腿無論如

〔注一〕 “外快”是指在本行事業之外，利用其他辦法賺錢。

〔注二〕 “耍二虎”是不考慮成熟就作事的意思。通常是管崗葬的人叫二虎。

何也伸不直了。他現在撫摸着自己的伤痕，那天晚上的事好像就在眼前，地主刘三虎子的模样也逐漸清楚了。

“他跑的真巧，不然我非剝他的皮不可！”

兒子金鎖有自己的打算，他盼望媽媽快点走，然后好跟着爸爸上山。他安慰媽媽：

“媽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过日子。你說是烙餅啊，擀面条啊，还是做豆包啊，我全会。……”

“別吹了！”媽媽心里也不大痛快。想不到兒子并没有因为她將要离开他而表示留恋。

媽媽先走了。爺倆送走了她，然后就一塊参加副業生產隊了。金鎖和爸爸并没費多少唇舌。刘發这人虽然主張兒子多念几天書，但对上学也有点不放心。他怕的是，書念成了，活也干不了啦。他就是看不慣那些只会动嘴不会动手的人。他願意叫兒子跟着闖蕩闖蕩，知道知道錢是怎么來的，日子是怎么过的。

生產隊出發以前，刘發把董万山这些在山上待过的人找到一起，研究了一下这回要走的路綫和最后要到达的目的地。他們决定沿牡丹江往东北走，經過一天的路程，最后到琵琶頂子落脚。

从紅星社到琵琶頂子，当中除了两个自然屯之外，只有江岔子〔注〕和急湍的小河。道路越走越高，虽然走路的人看不出是上坡，但却感到很吃力。在山区住惯了的人，看到漫崗就当平地。有时外地人向当地人問路，当地人往往会这样告訴他：“过了崗就是！”实际上，这道崗說不定

〔注〕 是江分出來的小支流。

二十里、三十里呢。金鎖是在山区長大的，爬山越嶺倒是家常便飯，但是自從他上了高小，總也沒有出過遠門。這次他的小背包里雖然只有幾件襯衣、一個搪瓷缸子和一本小書，卻感到很重。

太陽把臉晒得像火燒似的疼，汗珠子在臉上一滾，就像用一個尖利的東西刮了一下。風被山崗和大林子擋住了。只有站在山尖上才有點風。可是在山区里，在山窪里走的時間多，在山尖上走的時間很少。

中午，他們在一個小河旁的屯子里停下來吃午飯。金鎖聽說休息了，頭一個找到井，坐在木槽沿上，捧起柳罐〔注一〕就喝起來。大家喝完水，就在木槽子里洗起臉來。金鎖用自己的小缸子往頭上澆涼水，後來索性脫了上衣，往身上澆起來。劉發借屯里的電話和社主任取得聯系之後，也來找水喝，一看金鎖這個樣子，火了。

“你這是干什么！不要命了？涼水把你漬壞了怎麼辦？是挖棒槌〔注二〕啊，還是抬着你這個病號？”

“沒事！”老董頭在一旁說情，“年輕人，火力旺！”

金鎖趁這工夫溜了，從井旁的木柵欄上摘下還沒曬乾的上衣，急急忙忙穿上了。

太陽剛落山，生產隊就走進山口了。他們腳下就是琵琶頂子，但是站在山口看主山的頂子，模模糊糊地好像隔着一層大霧，不知道有多少路程。

“劉隊長，我看咱們就在此住下吧。”老董頭就像到了家一樣，走到一棵大榆樹底下，從身上解下背包，雙手拄着木杆子，涼快起來。

〔注一〕“柳罐”是用柳條編的打水器具。

〔注二〕“棒槌”就是人參。

“地方选得不坏，”刘發挨着董万山站下了。他四外瞧了瞧說：“有水，有林子，过起日子來錯不了！”

“那还用說！这条道多了沒走过，也就是几十回吧。”

金鎖可真累了，他靠在一棵樹上，用前襟捂着胸坎。

“長这么大沒遇見過这样热的天！”金鎖咕囁着說。

“你多大了，金鎖？”老董头用眼睛瞟了他一下。

“十二了！”

“我五十二了，可是長这么大也沒遇見過这样凉快的夏天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可不！不信你把背包解下來試試！”

“啊！我忘了！”

金鎖晚飯吃得不多，疲勞影响了他的食欲。可是当他和大家躺在帳篷里的时候，餓勁上來了。人們睡了，有的人还高声打着呼，只有老董头还在咳着、哼着，不时翻身、伸腿。

“董大爺，你老輕点好不好？你一翻身，我身底下的樹条子就叫喚，剛閉上眼就醒，剛閉上眼就醒。……”

“还是你不困！”

“怎么不困？剛才还作了一个夢：棒槌啊，像地瓜似的，一串好几个。”

“你小点声！”隊長坐起來，瞪了兒子一眼，緊跟着一头栽倒在樹条子上，身底下希里華拉响了一会，又打起呼來。

“你啊，小金鎖，有福气！”老董头低声說着，“我在琵琶頂子待了几十年。張作霖时代，我不出來；少帥〔注〕出头了，我还是不出來；日本鬼來

了，我更不出來了。惹不起他們，我躲他們。一個朝代換一個朝代，可是世道沒換。老地主劉萬堂死了，他兒子劉金貴接上了。劉金貴死了，他孫子劉三虎子接上了。你不是躲他嗎，他找到你頭上來了。劉三虎子說日本人把這座山給他了，這山上的東西全有主了。……他家三輩子加起來還沒有一百歲，可是這座山林子打開天辟地就有啊！……你爸爸年輕氣粗，一宿的工夫就叫劉三虎子把兩條腿給打壞了。我呢，沒吃眼前虧，和他立了合同，給他當了十來年的奴才！……”

“劉三虎子呢？”

“跑了。共產黨剛來他就跑了。……別看他長得白白淨淨的，一肚子壞主意！”

“董大爺，干嗎管他叫三虎子？”

“他一笑腦門上就有三道皺紋，像老虎頭上的王字，又總想禍害人，大伙就管他叫三虎子。”

“以後呢？”

“以後共產黨工作隊來了，派人上去把我請下來，以後就不想上去了。……入了社，也有了個窩，……”

金鎖睡了。也許又作夢了，他喃喃地說着：

“去！……去！……”

帳篷周圍的篝火燒得正旺，值班人來回踱着步，腳底下發出輕微的沙沙聲。

〔注〕“少帥”是指張學良。因為他是張作霖的兒子，所以東北的一部分老人管他叫“少帥”。

从山口到琵琶頂子主山，还有半天的路程。有的人主張上了琵琶頂子再动手采，有的人主張一面往上走一面采。刘發征求董万山的意見，老董头說：

“按理說，頂子上人迹少，山貨总得比山口多。可是棒槌这玩藝兒沒准，你不注意的地方也許有老的呢！”

“那咱們就碰碰运气吧！”

“干嗎碰啊？咱們从山口开采，一点一点往山里蹭，有了更好，沒有也耽誤不了多少道。”

“別人还有什么高見？”刘發大声問。

大家看着老董头那股躲躲閃閃的勁，信也不好，不信也不好。刘發跟老董头在一处待过，他知道这老头的脾气，不見兔子不放鷹，只要他說了，十有八九是有那么回事。

“就这么决定了，兩個人一組，分头干，在前面的老旱覽〔注〕会齐。三十里路，一天走完，誰有什么說的？”

“这話对！”老董头忙着把烟袋插進烟荷包里，扭头向金鎖一拱嘴，大声說：“我和金鎖一組。小人眼神好，腿脚也灵便！”

刘發沒有馬上答話。他感到这老人的話有点突然。一个五十二歲的老人領一个十二歲的娃娃，生產隊里頂老的和頂小的在一起，这成什么話？

“再給你們配一个吧？”

〔注〕“老旱覽”是山名。

“干嗎？不大放心是不是？……金鎖丟一根毫毛你就找我！”

“現在不講這個！”劉發皺起眉頭，“先想工作才是正理！”

“那咱們打包票吧！只能比別人多，不興比別人少！”

劉發想問，為什麼你選中了一個娃娃，但是他沒有說出口來。對老董頭這樣人，只要你稍微表示信不着，他就像牛犢子似的跟你亂撞。話又說回來了，為什麼老董頭就不許和金鎖一組。反正得有人領着這個孩子。是不是我不放心別人領我的兒子？

“同意！我沒意見。”

“早這麼說多痛快……跟我來，金鎖！”

老董頭把木杆子扛在肩頭上，爬過一道石溝，然後用木杆子撥開一堆野薔薇，飛快地鑽進一片刺松林子里去了。

“董大爺，慢點！”

“你連老頭都跟不上啊？”樹叢里傳過來老人的響亮的聲音。

“這東西扎臉！”

“你得想點辦法不讓它扎！”

樹叢里又是一道石溝。金鎖用木杆子支住地面，一縱身，跳過石溝。一晃間，他看到了溝里的澄清的水，听到了溪水冲在石头上好像金屬相碰的聲音。

“大爺，我來啦！”

他對自己這樣跳過小溪很滿意，他想叫老人看看，他挑的伙伴並不是娃娃。但是前面沒有人答應。他抬頭一看，只見老董頭伸開兩只手，叉開兩條腿，就像小姑娘遇見了蛇似的，傻了。

“怎么了，大爺？”

“棒槌！棒——槌！”老人扯長声叫着，从腰里掏出來一对用紅綫串着的大錢^[注]，輕輕地但是很快地往一棵开着小紫花的参苗上一搭，然后長出了一口气，“这回你跑不了啦！”

“它还能跑啊？”

“你懂什么？”老人顯出不以为然的神气，“这东西通灵气，不叫住它，不拴住它，眨巴眼的工夫就溜了！”

“它是动物还是植物？”

“什么？……不管是什么物，不这么干就得不着！”

“迷信！”

“滾一边去！小兔羔子！”老人火头挺高。他选金鎖当伙伴就是为了不听这些“閑話”。小伙子們总說他



〔注〕“大錢”就是帶眼的青銅錢。在过去，有些挖参人以为人参是神物，可以到处跑，就用紅綫拴两个銅錢，搭在参秧上面，說可以防止它逃跑。实际上，是起一种標記的作用。

迷信，这回出門，他們連大錢都沒拿來一个。他以为小孩子好办事，只要你把話說开了，他就相信了。可是你看他，張嘴就批評。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啊。“念了几天書，又懂得迷信了。这叫迷信嗎，又沒去燒香叩头！”

这时候金鎖也有点糊塗了。老董头在山上待了好几十年，什么事都經過，誰知道啊，也許它真能跑吧。

“大爺，你見過它跑嗎？”

“跑？”老人頓了一下，“干嗎叫它跑啊！只要你对它一叫，棒——槌，再用大錢一拴，……”

金鎖感到失望。

“我还尋思你見過它跑。要是我在林子里待啊，管保能看見！”

老人沒理金鎖，他趴在參秧前面，用鹿骨簽子〔注〕一点一点往外挖土，还不时地用嘴吹着。

“拿來一把鉄鍬就好了。”金鎖坐在野草上，看着老人那种慢慢騰騰的样子，眼皮發澀，困了。

“你待着吧！好用鉄鍬早用了。我在山里轉了几十年，沒見有用鉄鍬的。……这玩藝兒見鉄就跑。……”

“別的組都拿鉄鍬。”

“別的組是別的組！”

“我幫你挖吧，大爺？”

“謝謝你吧！你願看就看一会，不願看就四外走走，找找！”

“好吧，我去找找！”

〔注〕“鹿骨簽子”是挖參的一種工具。挖參人為了在挖參時不損傷人參，多用這種骨制的簽子。

“可別走遠了，別走過那棵胡桃樹。”

“哎！”

金鎖有個小算盤，他想找一棵棒槌，吓它一下子，叫它跑，看看是什麼樣子。但是他沒達到目的，白白跟着跑了一天，一棵也沒找到。

這天全隊一共挖了四棵棒槌，老董頭一個人就挖了兩棵。

“這麼大的山，只長這麼幾棵棒槌！”金鎖為自己沒找到棒槌解嘲。

“你還尋思采黃花菜呢，一片一片的！”老董頭說，“別看采的不多，這叫抬頭見喜。有少就有多，有小就有老。”

金鎖聽不進去，他把背包扔在爸爸的東西旁邊，拿着那把用鐮刀頭改造的牛耳刀，爬上了一棵老松樹。

“噢！……接住！……”他割下一些松塔，往地下扔。松塔落在草地上，蹦出來幾粒還沒成熟的松籽。

“你給我下來！”爸爸着急了。

金鎖乖乖地下來了。他的手上，鼻尖上，膝蓋上，到處都是松樹油。人們大笑起來。

“成了小野豬啦！”

“這回行了，刀槍不入！”

太陽落山了，山林子塗上了一層粉紅色。樹啊，鳥啊，都沉默下來了。突然，從樹叢的陰影里飛出一只“黃豆半”〔注〕，落在帳篷的尖上，低下小腦袋，直勾勾地看着面前的人、鍋、背包和搭在木杆子上的手巾。

〔注〕“黃豆半”是一種山雀，翅膀是灰色，肚子是黃色。因為它的肚子很像一半黃豆粒，所以孩子們管它叫黃豆半。